

书·生

目 录

书·生长——代自序 / 1

万物静观皆自得

万物静观皆自得——看汪曾祺的画 / 3

汪曾祺的聊斋 / 6

“一个一个蓝色的闪把屋里照亮……” / 10

还有吗? / 14

一个人与一座城市的牵念 / 17

寻访的寻访 / 21

竺家巷9号 / 25

别一个张岱 / 29

张岱和陈章侯 / 33

张岱琴声 / 37

张岱雪意 / 40

《闵老子茶》及其他 / 43

自开自谢得自在 / 48

斗鸡悟 / 51

两本《琅嬛文集》 / 54

落花轻拍肩

重新与宗白华先生一起散步 / 61

美丽中文 / 64

- 文心一脉 / 69
诗心 / 73
落花轻拍肩 / 78
现实张爱玲 / 81
诵读之胜 / 86
隔着八十多年的烟云 / 89
丰子恺的安 / 93
“我可以随时辞职不干” / 98
雨觅 / 102
幸福感 / 106
过资源简单的生活 / 110
来自心灵的叩门 / 114
痛定,思痛,《思痛录》 / 116
那双浑成的、坚定的、忧伤的眼睛 / 118
三生三世 大地之“风” / 122
光影变幻里依旧的文人情怀 / 125
上海的皮壳 / 127
一个人的精神前史 / 130
书店风景 / 134

伊甸园是无法到达的

- 钥匙丢了以后 / 139

- 幽梦妙论 / 142
- 伊甸园是无法到达的 / 144
- 用琴弓敲琴箱的悲哀 / 146
- 今天走进过去的《花之寺》 / 148
- 过一过吃饭穿衣的平常日子 / 152
- “水袖”“纠缠”的现代志怪 / 156
- 从大地里长出来的诗情小说 / 159
- 什么时候能让你真的无所惧怕? / 162
- 语言收编了故事 / 167
- 在城市的旁边 / 170
- 在欲望的都市里成熟 / 173
- 梧桐叶影下的上海妹妹 / 176
- 这一个亭子间嫂嫂 / 180
- 无论乱世,一样清贵 / 183
- 唯有清香似旧时 / 186
- 在银闪闪的地方,有谁 / 190

河的第三条岸

- 重读加缪 / 197
- 爱情其实是难以书写的 / 204
- 那么,撕开来吧 / 208
- 赤豆的心情 / 214

- 人,抑或机器 / 222
- 生命是需要重新想象的 / 225
- 真相和隐喻 / 227
- 赫拉巴尔的珍珠 / 230
- 永远的包法利夫人 / 233
- “我的头脑变成一泓清水” / 235
- 幽涧听鸣 暗影生辉 / 238
- 月影里摇曳着日本茶清冷的绿 / 240
- 山崎朋子的《望乡》之路 / 243
- 一辈子寻找生命的热情 / 246
- 这一颗《巧克力》的味道 / 249
- 爱是一种流溢 / 253
- 何以还乡 / 256
- “我最好的作品是我的生活” / 261
- 革命文学的另一种写法 / 264
- 从厄普代克的伤感说起 / 269
- 惊奇是大地之盐 / 273
- 河的第三条岸 / 275
- 感受并且写下就是一切 / 278
- 又有了能跳舞的天地 / 281

烟波干净

那一岸遥远的芦苇 / 287

看一个快乐的孔子 / 290

看唐朝人看山 / 294

当山林成为日常 / 297

特立之山,然后与万化冥合 / 300

奇山异水清我心 / 304

幽韵与声色 / 307

烟波干净 / 310

质朴 / 314

安静的合欢树影 / 317

胡同的味道,汪曾祺的气息 / 320

陈奂生照见你我他 / 324

树在挥手 / 327

后记 / 330

书·生长

——代自序

好像是倏忽间的事情，已经第四个本命年，摸到天命之年了。当然其实也非倏忽，白发一年年多起来不是明摆着的嘛，好在也没有惊慌失措，对女人来说，四十岁已经是道坎了，有女友听到说四十岁，就总要甩头：不要说不要说！其实她已经过四十了。老天如何拗得过呢，就顺生吧。虽然不惊慌失措，感慨总还是有的，身体机能和生命活力的退化自是意料之中，回首或者正视，怎么着都觉得自己没把自己过好，好像生命尚未得到足够的绽放，当然这也不过是期许罢了，现在的生命中的所有都是前世今生的分内，勉强不得，接受就好。

生命成为现在的样子，是跟许多事有关的，父母、原生态家庭、求学、工作、情感、情绪、胸次、健康等等，无论好坏，无论满足与否，都是因缘，都是生命的流转，以现在的心境自然都能接受了。但顺生并不意味着对生命的全无把握，你至少可以为自己选择一些自我成全的方式。想一想，如果说浑浑噩噩的日子里有什么是线索清晰的，那就是阅读了。少而及长，有不少爱好，有的荒废了，有的还藕断丝连着，有的还在新生中，只有阅读是绵长的、

持续的，看起来还是会绵延下去的。生命中的很多，其实是在书中生长的。光阴铺展着书影，摩挲身心。

我们这些 20 世纪 60 年代生人，读小学已是“文革”尾声，虽然还有“红小兵”、“红卫兵”这样的称谓，到底没有如“50 后”们被卷入其时风潮（晚上等待参加大批判的父母回家这样的体验还是有的），也没有少小离开校园游荡街衢或干脆全国大串联的经历，红缨枪语录袋是拿过一阵，但也不过是在学校里耍耍把戏罢了，虽然也要说说继承某某伟大思想，做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那一类的誓言，大概有口无心的多——不过个人以为这些也会潜移默化形成思维影响，所以成年后必须重新反思成长过程中的被灌输被塑型，以及现在进行式的被意识形态化，不知不觉中的被资本被消费化，这样的反思其实是无止境的。话说回来，我们这代人终究还是该小学小学该初中初中，初中毕业经过统考进入重点或非重点高中，其时恢复高考不久，虽说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终究是可以有了通过考试进大学的路径了。

但是，我们年少时受的教育其实是非常轻浅的，和传统文化的教育已经断裂，我们连古人开蒙的蒙学读物都没读过，我们了解的语言历史地理都是碎片的、断续的，或者是被改写过的，有些东西考完试后就抛到九霄云外了，所谓无童子功，即如是也。和当下愈演愈烈的应试教育相较，只能说 20 世纪 80 年代还没有那么过分，而且在一个百废待兴的时代背景下，多学知识，多读书，真是出于内心需求，甚至多做点试卷（那个时候各科老师还要各显神通，去外校拿各种程度的试卷呢）都是幸运的事，早起晚眠的，又有什么要紧呢，读书是要吃苦的，可能也与那个年代没有什

么娱乐活动有关,电视机都是奢侈品,有些教科书都是洛阳纸贵买不到,记得那时母亲托人买到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还精心收藏在大衣橱里,能够读到书是多么好的事。课堂以外也有读小说等其他的,读唐诗,读鲁迅,读新时期小说,谌容的《人到中年》、《方舟》等也是在高一时读的呢,也读《收获》、《当代》、《十月》、《文汇月刊》、《电影故事》、《大众电影》、《八小时之外》这些其时广泛传播的杂志。

所以20世纪80年代初入复旦,自觉需要补上很多东西,兼之课程需要的,又逢上了思想解放文化热潮的年代,各种古今中外的名著典籍陆续出版,所以那几年的状态真是如饥似渴废寝忘食,至于省下饭钱去买书也是随常之为。年轻体力好,熄灯了,秉烛夜读也甘之如饴。当然难免囫囵吞枣,中外古今的典籍,美学哲学历史心理学,古代现代当代文学,诗歌小说散文,绘画建筑等艺术类,总之,每次去图书馆总要借书,借到一张借书卡所能达到的上限,每次寒暑假回家都是拎一大包书,去复旦书亭和南京东路书店买书更是常事,还有课要上,讲座要听(复旦的讲座很多,位置要提前去占,著名的3108教室常常连窗外走廊都站满了人),资料室要去,读书笔记要写,论文要做,文学创作也在摸索着写着,书法绘画等爱好也想着能自学自学,还有电影话剧也要追,四年大学生活基本上就是在上课读书文艺生活中度过的,当然难免也有青春时期的各种烦恼各种罗曼蒂克的伤感各种自以为是的思考,但并无现今的身在校园心在校外,心理上也并无强烈的物质压力,房子票子的意识很不强烈,囊中羞涩又如何呢,有青春啊,有将来啊,傻傻的激情四溢,激情主要投注在了阅读中,阅读

着，内心翻滚，却也是沉静的。今年5月翻开一直藏之抽屉的20世纪80年代初的笔记本，写着读黑格尔，读红楼梦，读周作人，读俞平伯，读加缪，读萨特，读近代散文，读当代小说/电影的一些随想体悟，有感想有思辨有体会，语言似乎有着那个年代的欧化影响，情绪真是饱满，今天的自己看来觉得有意思，虽然很多想法难免是先读到大海然后再看到大海式的，也难免是涩的、生的，但是那种求知和思辨的热情，何其难得，相比较起来，甚至为现在的自己的懒惰颓唐而汗颜，当然也明白那个时候的生命其实并没有消失，它转入流光里，也许沉淀下来，但终究是这个生命原来的，和着渐渐生长起来的其他东西与今天的生命共生。

虽然看过的许多书能背诵下来的或许并不很多，有些情节至今大概也想不清楚了，但是仿佛花茶熏窖，那些熏染慢慢总有沉淀，好像成为一个人生长的背景，渐渐获得了一种习性，阅读不单只是为了学习工作，已是生活生命之一部分。记得20世纪90年代商品大潮刚刚兴起时，忙着出国的出国，忙着下海的下海，忙着跳槽的跳槽，社会处处生猛起来，在清水衙门的高校里工作，一两百元的工资，心里不受影响那是绝不可能的，何况已有身边的同事出国跳槽下海不亦乐乎，但是读书的时候一切都沉静下来，思绪心情一次次沉入书本，就觉得这样的日子确乎不闹猛不开放，单调清贫，但内心倒是安的，那就安于安吧，何况每个人的运命能力终是不同的，就做自己好了。

于是，还是继续教书读书写作。

当然也有行走。

也自然山水，也社会单位，在和自然和社会的关系中成长，但

于我而言，书一直陪伴和帮助着自己成长，帮助自己处理和社会自然历史的关系，处理和自己身心的关系。

好书一卷，即可与各方圣贤会面，聆听、交流、思辨、感悟，皆可，十分自在，百分怡然，涵泳滋养自然而生。

张潮说：山水是地上的文章，文章是案头的山水。然也。

流光易逝，各种都是经过和流过，彼刻此时都是瞬间，只是流水间也渐渐沉淀出一个生命的样子，当然有其他各种因缘之力，也无法细数到底哪本书起来何种作用，只是如水日子里如水般的阅读心性习性，终究对生命是一种养成。当然，这种养成是未完成时态，总是在流动和沉淀中。

肉身的生长其实是走向衰老衰亡，精神的生长倒是有着像一棵树一样茁壮蔓延葱茏的可能的。生命在哪里，就与书一起在哪里生长。

读了书，有所思，有所感，有时就有所写了，所写总是感之思之，自然，所思所感与生命的生长也有关，年轻时所写现在看起来或许会小小地赧颜一下，自是正常，能够赧颜，能够写着写着不断好起来，是好事。

所以，给这本读书随笔的书起名《书·生》，原不过一介书生，在书中生长是再题中之意不过了。这些读书随笔最早写于1995年（那些在大学时的读书笔记均没有包括，但其实正是这些大学时的阅读给以后的读书视角、视野、观念和感知审美作了铺垫），最近的就写于2013年。第一部分“万物静观皆自得”主要谈晚明张岱和现当代作家汪曾祺作品的一些心得（这个主题还在进行中）；第二部分“落花轻拍肩”是一些人文类书籍的书边随笔；第三

部分“伊甸园是无法到达的”面对的是一些中国文学的文本；第四部分“河的第三条岸”则随笔一些国外的人文（文学）作品；第五部分“烟波干净”是针对高中语文课本中的具体文本鉴赏，这组文章的因缘在该章节开头做了叙述。这样的读书随笔自然是一直可以写下去的，阅读不止，书写持续。当然，很多经典要籍不要说不少没有读完读全，即使读过的一些文本，在这些年的写作中也都没有涉及，想着没有深厚的思想判断和笔力，就还是止笔的好，容待以后慢慢表达；不是很明白的也还是暂时搁置着吧。书中所涉的有些书的阅读其实是随兴的，所以有些散漫，自然更谈不上系统，但写的话还是自己想说的，至少没有为文造情。当然，不同年代写的文章是有参差的，有些感想识见总是与岁月有关，勉强不得，也装不出来，倒也是真切的。

有云：白粥养身。

那就再添一句：读书养心。

微博等自媒体兴盛的时代里，信息碎片，阅读碎片，好处是信息量大，可观可感当下世情，弊病也明显，思想感觉也碎片，思考的持续度下降，容易满足于碎片式的语境中。这也是自己时常告诫自己的，所以，浏览信息适可而止，读书还是要精进。

古人有大雪闭门读书最佳之境。其实何必大雪呢，纷乱中静下来，好书开卷就是。

2013年6月于静水斋

万物静观皆自得→→→

万物静观皆自得

——看汪曾祺的画

其实，这本《汪曾祺文与画》中的大部分文章都是看过的，谈祖父祖母，谈父亲，谈家乡，谈书画——“字的灾难”、“潘天寿的倔脾气”、“文人与书法”、“徐文长论书画”等，汪先生的文章多看几遍实在是喜欢的，随便从哪一篇看起都有滋味可寻可回味，这些平平白白的文字，放在一起，就是风致叠生了，每一次总会有所发现和兴会。当然，买这本书是冲着书里的画去的，虽然汪先生说自己的画“只是白云一片而已”，是“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也虽然他的画如他多次在文章中说到的只是“一个册页，一个小条幅”，可是，与这些册页相遇是多么让人欣喜怡然的事情，颇有些平常人生里的激动了。尽管，这些册页画得其实也很平常人生。但汪先生的画如他的文，“寂寞与温暖”里总潜泳着“异秉”。

画的是些草木花鸟，莲叶一片莲花一朵是“初日芙蓉”的简净亭亭；垂挂飞舞的绿柳里点点红意闹是“春城无处不飞花”的春心荡漾；淡墨藤茎里小黄花波俏地开着是“故园金银花”的回忆；一枝一鸟红果数枚的疏朗不经意间是“一年容易又秋风”；那墨荷层层里的红蓝黄粉是“万古虚空，一朝风月”的清明，却似乎让人看到了晨曦里的光跳进来，实在是很“印象派”了；那葫芦底下几只回头的水鸭水灵得紧，或许是从故乡高邮湖里游来？芭蕉樱桃点染“明日要去成都”的喜悦心情。梅花、枇杷、水仙、兰草、菊花、山丹丹花，偶也见山涧潺

潺,是生活所见,人生所忆,笔墨所现,好比汪先生的文,源于自己熟悉的事情,经历过的生活,“我写作,强调真实,大都有过亲身感受,我只能写我所熟悉的平平常常的人和事”(《七十述怀》),早期如《复仇》般受西方现代派影响的作品,该是汪先生年轻时的文学探索,而并非其生命中真正的表达——汪曾祺多次在文章中说过,“我的气质,大概是一个通俗抒情诗人。我永远只是一个小品作家”。一个作家“得其自”的过程,正是其生命气质、写作风格浑然天成之境界养成。

但是,平常的人事,并没有因为平常而平庸;短篇也不囿了尺幅而气窄;好比《受戒》里的小和尚和小英子,多年来,还是那么清新恬然至远,《岁寒三友》里靳彝甫的三块田黄现在视之,人情的光泽还是让人泪湿,当然,从《汪曾祺的文与画》中知晓,原来这三块田黄是汪先生父亲的宝爱之物,是添了不少欣喜的,仿佛看到了作者生命中的一个个节点,都那么结实莹润。对一个人和他的作品的信任,就是这样层层夯实起来的,你知道,这样的作品不会让你失望,或许不会让你激情澎湃,可是,它总是让你时时挂心,常常牵手,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回头再来品汪曾祺的画,也是那样地如水波轻盈无声地滋润你,虽册页条幅的,不见整山整水,不过取一枝一干,一花一石,一鸟一蝶而已,可花叶虬枝间,画面和题字间,如“包世臣论王羲之字,看来参差不齐,但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有关”(《自报家门》),滋味如那幅“月晓风清欲堕时”,两茎荷叶映照,蝴蝶恰好停翅,淡蓝敷色羽翼,几丝明黄触角,一池莲风生生从纸面扑来。

汪先生的字也是如此地顾盼有情,潇洒里筋骨开张,意态从容。汪先生被誉为“最后一个士大夫”,作文、写字、画画皆精彩,其实也是溯源有路,少时“从祖父读《论语》,每天上午写大、小字各一张,大字写《圭峰碑》,小字写《闲邪公家传》”,临过《多宝塔》、《张猛龙》,常常读帖看笔意——“静对古碑临黑女/闲吟绝句比红儿”。祖父开店经商置田产且热衷科举,得过“拔贡”的功名,父亲传承汪家世代眼科医